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四年

第一五〇九次会议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509)	1
通过议程	1
中东局势: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八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尔、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索马里、南也门、苏丹、叙利亚、突尼斯、土耳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也门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9421 及 Add. 1 和 2)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

第一千五百零九次会议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星期四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Y. A. 马立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中国、哥伦比亚、芬兰、法国、匈牙利、尼泊尔、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西班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赞比亚。

临时议程(S/Agenda/1509)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八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尔、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索马里、南也门、苏丹、叙利亚、突尼斯、土耳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也门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421及Add. 1和2)。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八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尔、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

索马里、南也门、苏丹、叙利亚、突尼斯、土耳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也门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421及Add. 1和2)

1. **主席：**根据安理会先前的决定并经各位代表的同意，现在请以色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以便参加安理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Y.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A. 埃里安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H. R. 阿卜杜勒加尼先生(印度尼西亚)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根据上次会议的决定，印度和索马里的代表也被邀请参加这项议题的辩论。请他们在大厅一侧指定的席位就座，因为，正如昨天已经指出的那样，遗憾的是安理会议席的席位太少，不能在那里为他们安排下座位。

应主席邀请，S. 森先生(印度)和A. A. 法拉赫先生(索马里)在指定席位就座。

3. **主席：**约旦代表今天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9441)中请求允许参加我们对这一议题的辩论。如果没有人反对的话，就请约旦的代表参加这一议题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M. H. 法拉先生(约旦)在指定的席位就座。

4.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对议题进行审议。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人是索马里代表，他已经要求发言，以行使他的答辩权。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5. **法拉赫先生**（索马里）：我的代表团本来昨天就要发言，对以色列代表就我的讲话所做的评论进行答辩，但因为会议服务机构在程序上的误解而没能这样做。

6. 在第一五〇八次会议上，以色列代表提到在耶路撒冷负责管理宗教事务和宗教机关的穆斯林最高理事会的领导人谢赫·希勒米·穆赫塔西卜的声明。以色列代表说他前一天已在发言时向安理会报告了谢赫声明的要点。让我们来看一看以色列代表从谢赫声明中到底引了哪些，又没引哪些。

7. 以色列代表从谢赫声明的许多点中选择了下面一点，即：谢赫宣布，清真寺的火灾是纵火引起的，还说有人看见一个非巴勒斯坦籍的年轻人就在临起火之前离开了清真寺。第二点就是以谢赫·希勒米为主席的那个委员会宣布要为修复工作建立一项特别基金，而且说修复工作顶多只需要几个星期就行了。在回顾谢赫声明中以色列代表没有提到的那些内容之前，请允许我重复我在安理会讲过的话。

8. 我说过，既然以色列代表觉得引用那位卓越的宗教领袖的声明对他方便的，既然以色列代表团认为那位尊贵的宗教领袖的声明如此重要和可信，我们不妨把那些声明所包含的若干内容拿出来进行比较和研究。我现在就把以色列代表觉得略去不提为宜的几点拿来谈一下，并把这几点同以色列代表提供给安理会的情况加以比较。

9. 关于这次失火问题，以色列代表宣称，这次火灾是比较小的，并且在一小时之内就扑灭了。谢赫的声明却说，以色列消防人员在灭火时很不得力，行动迟缓，还讲到以色列警察阻止居民去帮助救火。

10. 根据那位卓越的宗教领袖八月三十日的声明，市政当局在救火方面没有充分地 and 有效地尽到它的职责。据谢赫说，这场火灾最后还是被从老远的拉马拉和哈利勒两地叫来的阿拉伯消防人员扑灭的。

11. 关于发掘的问题，我在昨天的讲话中说过，无论这些发掘是为了考古的目的还是为了宗教的目的，当它们是在不惜亵渎另外一个宗教的圣迹的情况下进行时，就会造成十分险恶的局势。

12. 以色列代表说，在清真寺院子里决没有进

行过任何考古发掘工作。还说这一带唯一的发掘工作是在这个地区以南进行的。而这是根据约旦当局基本上同意了的计划进行的，并且在一九六七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无疑，约旦代表将有资格来谈这个具体方面。我的代表团的任务是提请安理会注意穆斯林最高理事会所代表的圣城穆斯林居民的观点和情绪。

13. 穆斯林最高理事会主席谢赫·希勒米在八月二十一日和三十日的两次声明中向报界宣布：以色列当局允许在阿克萨清真寺旁以及在穆斯林地产内进行发掘，是违反国际法的。穆斯林最高理事会还进一步要求停止一切在哈拉姆阿什沙里夫境周围进行的发掘工作，并要求允许阿拉伯建筑师委员会的成员去调查正在西尔西勒大门下面进行的发掘。以色列代表在昨天否认了这一点。

14.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五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是这样报道的：

“关于在阿克萨和岩石殿两座清真寺地底下据说有犹太所罗门殿的论争，最近在以色列内部一直进行得很激烈。

“这个已经发展到基督教界的论争，开始于一九六七年九月，那时以色列宗教事务部在哭墙北端开始考古发掘，挖了一条沟。

“一九六八年一月，以色列宗教事务部说过，就在紧挨着哭墙北边的马赫卡马即穆斯林宗教法庭建筑物的地下室内正在进一步进行挖掘。穆斯林宗教当局对这些挖掘以及对以色列强占和毁坏附近的住房和其他的穆斯林建筑，曾一再提出抗议。”

15. 下面一段文章引自一九六八年六月七日耶路撒冷邮报，它谈到了在南墙下面进行发掘的情况。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和八月十五日纽约时报刊载的报道也提到了这些发掘工作。我现在只念一小段来说明这类发掘工作正在这一地区造成什么样的紧张局势。这种紧张局势是不能冒着危害和平的风险而加以忽视的。关于马扎尔教授在南墙底下进行发掘的报道写道：

“据约瑟夫斯报道，圣殿的主要入口是位于

南墙中心的一座双层大门。马扎尔教授想把这座门也挖出来。但是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就可能遭到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宗教当局的抵制。他们已经对他在南墙西边的工作向联合国提出了抗议，说那是穆斯林的地产。

“然而这座双层门是一个更加敏感的问题，因为双层门就在银色圆顶的阿克萨清真寺的下面，而这个清真寺又是伊斯兰教最神圣的清真寺之一。”

16. 人们会问，以色列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去阻止这样的挖掘，并且允许阿拉伯建筑师委员会就此进行调查呢？要是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一直得不到回答的话，那么以色列政府的责任就清楚了。

17. 特科阿先生也说到亵渎圣地的的问题，而且提到对西墙（即哭墙）的亵渎。特科阿先生似乎忘记了西墙是圣寺的一部分，所以它不可能受到穆斯林的亵渎。它是穆斯林宗教慈善基金会的房产。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也没有说对这面墙，甚至对墙前的人行道拥有所有权。这一点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的一份报告中有十分明确的记载。这一报告的名称是，“由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国王陛下政府任命并经国际联盟理事会同意的委员会关于确定穆斯林和犹太人对于耶路撒冷西墙（即哭墙）的权力和要求的报告”。¹但是现在，到了一九六九年，以色列居然完全凭借武力——我看是这样——硬说这面墙及其周围的广场和其他地方都应归它所有。

18. 关于圣寺的问题，以色列代表宣称，所有穆斯林圣址，其中包括阿克萨清真寺，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就一直是由穆斯林宗教慈善基金会控制、管理和守卫的。让我们把这种说法同耶路撒冷的穆斯林最高理事会上个月就这一问题所谈的情况加以比较。

19. 这个理事会认为，整个圣寺地区在祈祷时间内除对穆斯林开放外，应对其他人一律关闭，直到另行通知为止。以色列占领军是否同意了耶路撒冷这个唯一合法机构的要求呢？穆斯林最高理事会要求关

¹伦敦，国王陛下政府文书局，一九三一年。〔该委员会的报告只用英文印发。编号是，S/8427/Add.1，印发日期为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闭马格拉比大门，并立即把大门的钥匙交给穆斯林宗教基金会。关于这一点，我的代表团有以下几个问题：（1）首先，为什么以色列当局要没收阿克萨清真寺一座大门的钥匙？（2）以色列占领当局根据什么合法权利或道德准则来证明他们这一没收行为是有理的？（3）用以色列代表的话说，以色列根据什么“精神”扣留这把钥匙？其目的又是什么？

20. 关于亵渎圣址的问题，我在昨天的发言里指出，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圣迹不仅为那个城市的穆斯林居民所关心，而且也为全世界的穆斯林人民所关心。事实上，这正是我的代表团参加这次安理会辩论的主要原因之一。以色列代表企图使安理会相信，他的政府采取了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使圣迹得到保护而不受侵犯和亵渎。然而，耶路撒冷的穆斯林最高理事会在八月二十一日由谢赫·希勒米向报界发表的声明中严肃地指出，以色列当局“就在最近还多次亵渎了我们的圣址，因为有一群以色列青年领头在清真寺区域内搞了一场所谓的军事检阅”。

21. 我在昨天的发言里说过，阿克萨问题关系到全世界的穆斯林。我向以色列代表提出的许多问题是需要得到回答的，因为以色列占领当局对穆斯林寺院和占领区内穆斯林居民所采取的行动和态度继续引起各地穆斯林的严重关切。以色列当局所作的关于阿克萨火灾和以色列对清真寺问题的意图和宗旨的声明是与国际新闻界的报道相冲突的，也是与耶路撒冷穆斯林最高理事会的声明相冲突的，而这个有威望的机构正是同维护和保存圣城的穆斯林圣迹最密切相关的。全体穆斯林的心里都存在着很大的疑团，只有按照穆斯林最高理事会的建议进行公正的调查才能消除这些疑团。

22. **主席：**请约旦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23. **法拉先生（约旦）：**主席先生，尽管这是个严肃的时刻，对你担任会议主席，我感到很高兴。我们确信你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一定会运用你的智慧和正确的判断。约旦和你的伟大的国家苏联之间幸运地存在着的友好关系，必然会日益巩固和增强。

24. 我同样很高兴地向你的前任，西班牙常驻代表德皮涅斯大使表示特别的敬意。

25. 就在来参加这次安理会会议之前,我收到了一份电报。我以为是我国政府发来的指示,可是我发现它另有内容。原来电报是由“保卫犹太人联盟”签署的,其中有这样的话:

“你要对一切反犹太人的恐怖行动负直接的责任,如果发生这样的行动,你将理所当然地受到应得的惩罚。”

26. 这个“保卫犹太人联盟”在纽约的电视里出现过。这群人穿着军装,和他们的头子一起出现在九月四日的电视里。然而,通过电报这个通讯工具来对我们进行恐吓,这却是令人吃惊的。早先我们收到过一个叫做“民兵”的组织寄来的信件。我们办公室,特别是我本人的办公室,每天上午和下午还都接到恐吓电话。

27. 我在这里提到联合国会员国所面对的这种不正常情况,不仅仅是为了让安理会注意到我们在这几的生活情况,也不只是为了说明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气氛中生活,而是为了让在座的每一位想到我们在被占领地区的人民,想到被以色列人俘虏的人,不管是在加沙,在西岸,在戈兰高地还是在西奈。

28. 正当约旦对于我们地区由于以色列的占领和以色列继续拒绝服从安理会关于耶路撒冷的决议而日益增长的危险感到深切的关注和忧虑的时候,以色列人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动机和侵略意图。我们曾经一再谈到过以色列的扩张。我们也曾经指出过以色列为完全吞并耶路撒冷,从而改变这个圣城的面貌和性质所采取的步骤。

29. 今天,我的代表团和其他二十四个会员国一起,代表七亿五千万伊斯兰教信奉者,请求召开一次会议来审议又一起更严重的悲剧,那就是阿克萨清真寺的悲剧,来审议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早上那场严重毁坏了这个历史圣址的火灾。

30. 我自己那时正在中东地区。那件可怕的纵火案发生时,我正在约旦。我亲眼看到阿拉伯人民,不管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感到震惊和沮丧。我也读了耶路撒冷穆斯林最高理事会主席关于这一犯罪行为的情节的公告。谢赫·穆赫塔西卜主席驳斥了早先以色列关于火灾是电线短路引起的说法。

31. 以色列人企图贬低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当时,他们不仅迟迟不到正在燃烧的清真寺去救火,而且还阻止当地居民帮助救火。后来他们又在耶路撒冷的旧城宣布戒严,使得既没有人能够去帮助救火,也没有人能亲眼看到以色列人救火是如何得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如何不得力。

32. 以色列当局对起火的原因提出了不只一种解释,最后把纵火的罪名加在一个澳大利亚人身上。根据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这个澳大利亚嫌疑犯是以色列的朋友,他是被犹太建国会弄到以色列来工作的。犹太建国会为此为这个澳大利亚人在一个基布兹里安排了几个月的工作,以便他能学会希伯来语和学到更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信条。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五日的耶路撒冷邮报(以色列的一家半官方报纸)刊登了一篇关于这个澳大利亚人在基布兹的生活和他打算修建所罗门殿的理想报道。这篇报道给这个案件带来了许多疑点,增加了穆斯林对他们圣迹的担心和忧虑。这篇报道也帮助人们看清,究竟谁是罪犯,谁是帮凶。

33. 我们没有忘记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占领后的最初日子里关于耶路撒冷前途的种种说法。我们也没有忘记梅纳赫姆·博什的报道,这篇报道发表在新消息报上,时间是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八日,也就是仅仅在阿克萨清真寺失火之前三天。它强调说,圣殿将要在“外人企图强占”的同一块土地上重新修建起来。仅仅在失火之前三天,一伙比塔尔成员亵渎了这座神圣的清真寺。这是以色列的动机和意图的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34.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所发生的事件,不仅是预谋烧毁一处神圣的古迹,而且也是对我们人民的感情和传统的公然藐视,引起了所有爱好和平国家深切的关注。由于这一犯罪行为,我们地区的紧张局势已经升级,暴行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且出现了严重危及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局势。正如我现在就要说明的那样,纵火的责任完全在于以色列占领者。他们沉醉于自己军事上的胜利,全然不顾国际社会的意志,正在顽固地继续推行他们非法的扩张计划。

35. 让我们看看在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星期四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又没有发生什么事。那天

清晨阿克萨清真寺着火了。正在清真寺里祈祷的穆斯林和其他人赶到现场把清真寺的一些贵重物品搬了出来，并进行救火。在耶路撒冷的约旦消防队被叫了来。穆斯林的宗教领袖和在以色列占领地区内的约旦官员也来到了现场。

36. 对外界来说，失火的消息是在上午八时三十分，也就是在失火后一小时零十分钟之后，从以色列电台的阿拉伯语广播中听到的。这则广播报道了纵火的消息，但没有提到任何失火的原因，也没有说火是否扑灭了。与此同时，从拉马拉，甚至从哈利勒（希布伦）和纳布卢斯派去了约旦的消防队。而我们都知，一辆普通的汽车需要一个多小时才能从这两个城市开到耶路撒冷。在这些消防队的帮助和当地居民的合作下，火终于扑灭了，没有蔓延开来。据路透社消息，消防队花了五个多小时的时间才把火扑灭。在某种程度上，以色列当局也证实了这一点。非法任命的市长特迪·科莱克在他于同一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就说了，以色列电台也报道了，他们一直到上午十时三十分才把火扑灭。我们认为特科阿先生在来这儿说什么只用了一个小时就把火扑灭之前，应该先和他的当局、以色列电台以及科莱克先生交换一下情况。我们认为，他们是到十时三十分才把火扑灭的。显然特科阿先生似乎不同意那些以色列目击者们的说法，他们承认有拖延的现象并企图为这种拖延进行辩解。居民和目击者们都毫不怀疑，离现场不远的以色列消防队是迟到了，他们的工作也不能令人满意。

37. 那天下午消防队的指挥对新闻记者说，一开始抽水进行得很顺畅，很正常，但是八分钟以后出了问题——抽水中断了，不能再象原先那样进行了。这是值得各位代表思考的情况。消防队指挥报告说，没有迹象表明事故是由技术上的毛病引起的，还是一种预谋的行动。但是必须记住，在以色列占领后，这个城市的供水系统同西部连到了一起，这样以色列人就得以完全控制供水系统。除了其他事情外，这件事引起了阿拉伯人市长鲁希·哈提卜和穆斯林理事会的前任主席阿卜杜勒·哈密德·萨耶的尖锐批评和担忧。他们两人都已从耶路撒冷被驱逐到了约旦河东岸。

38. 以色列是怎样解释这次失火的呢？第一种

说法来自以色列消防队长亚伯拉罕·利伯曼，他认为失火是“焊机的火花”引起来的。这是第一种说法，也是第一次企图。后来，发现这样的解释行不通，于是以色列的官员和以色列电台就毫不含糊地宣布火灾是由电线短路引起的。这是第二幅图画。以色列政府同意并且坚持了这第二种说法，而且在当时看来，这就是定论了。随着一些真实情况开始透露出来，随着穆斯林最高理事会在一些当时在清真寺里的目击者的帮助下，开始对世界公布他们观察和调查的结果，以色列政府只好放弃他们关于火灾原因的第二种说法，而转到了第三种。

39. 至此，以色列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扮演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于是它又以圣址保护者的面目出现。因此就赶快把一个叫丹尼斯·罗汉的人逮捕起来，把玩忽职守的过失不是归咎于以色列，而是归咎于神圣清真寺的穆斯林护卫人员。

40. 这些似乎就是那天发生了的事情，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就是我们对发生的事情所了解到的一点情况。但是那天没发生的事情却给我们提出了严肃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可能会有助于进一步弄清这起纵火案件。毕竟，通过提出某些有关的问题，人们可能找到正确的结论。况且，有许多这样的问题还没有得到以色列政府、特科阿先生和其他以色列官员的解答，这样做就更有必要了。

41.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以色列官员和以色列电台在还没有进行任何现场调查的情况下，而且在刚一起火的时候，就把纵火行为说成是电线短路？

42. 第二个问题：当火势继续蔓延，而从远道赶来的约旦消防队已在现场时，以色列的消防队在哪儿呢？是以色列消防队受到故意的耽搁呢，还是通知得太晚了？

43.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抽水突然中断？这是一个巧合呢，还是控制供水系统的当局预先安排和预谋的行动？

44. 第四个问题：为什么以色列坚持要保存阿克萨主要入口之一的大门钥匙？这把钥匙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在以色列人手中的这把圣阿克萨主要入口之一的大门钥匙起了什么作用？一个诚实的回

答——如果我们从以色列那里能得到一个诚实的回答的话——可能是解决整个问题的一把钥匙。

45. 第五个问题: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以色列放弃了他们对这次事件的第一种和第二种说法,而披上了圣址保护者的外衣?

46. 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丹尼斯·罗汉是什么人?他是自己主动这样干的吗?

47. 以色列政府以及各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团体违背耶路撒冷人民的愿望和意志,公然藐视联合国,明显地无视这个最重要的机构所一致通过的两项决议〔第二五二(一九六八)号和第二六七(一九六九)号〕,一直在改变耶路撒冷的性质和地位。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我的代表团对这样的计划曾经一再提出过警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也一再采取坚定的立场,反对以色列的这类措施。但是以色列丝毫没有收敛,继续推行它的计划。

48. 阿克萨事件不能,也不应该被看成是一个单独的、孤立的事件。阿克萨清真寺是旧城的一部分,这座旧城正在被拆毁和夷平,它的居民正在被强迫迁出,以便腾出地方,来修建一个供以色列人祈祷用的广场。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一,即事件发生后的第四天,耶路撒冷邮报刊登了一篇采访丹尼斯·罗汉的养父的报道。他的养父是一个以色列人,住在米希马哈沙隆基布兹。这篇报道说,丹尼斯·罗汉在这个基布兹呆了几个月后,认为拆毁和夷平搞得还不够,广场选的也不是地方。据他的养父说,丹尼斯·罗汉在基布兹里住了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表示了这样的看法,说是他终于相信,圣殿必须修建,而为了把它修建起来,阿克萨清真寺就必须消失,就象马格拉比区已经消失那样。

49. 问题就来了:罗汉是不正常呢,还是怪僻?那要看怎么说了。如果我们在评判他的思想时,考虑到他是接受了那些以虚幻的圣经释义为依据的犹太复国主义信条和教义的灌输的话——他在基布兹里生活的时间超过两个半月——那么,罗汉就和以色列的其他任何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正常了。因为,难道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不正是利用宗教来达到政治的和世俗的目的吗?难道在巴勒斯坦制造

出以色列国即建立一个犹太国这个主意本身不正是基于宗教的和救世教义的阐释吗?难道他们没有继续助长这样的宗教狂热,即使在哈利勒(希布伦)也是这样干的吗?难道他们没有继续在我们的土地上或者在被占领的其他领土上,特别是在耶路撒冷,鼓励建立新的以色列人定居点吗?阿克萨只是耶路撒冷的一部分——尽管这是非常令人敬仰的一部分;而耶路撒冷又只是整个被占领的领土的一部分。

50. 那么,是不是罗汉毕竟还是自己主动去干的呢?难道他不是被犹太建国会弄到以色列并受其资助的吗?他在着火的那天早晨想送钱给阿克萨的守卫人员而受到了他们的拒绝——这钱他是从哪儿得到的呢?根据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二日伦敦泰晤士报的报道:“希尔万尼先生说,在出去的路上,罗汉给每人一百一十英镑,但他们拒绝接受。”当时谢赫感到不对头,就走进了清真寺,接着冲出来大喊:“他们把讲经台烧了。”据前面提到的那家以色列半官方报纸耶路撒冷邮报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报道,罗汉在基布兹里的养父养母说:“我们从没见他缺过钱。”

51. 不仅是阿克萨清真寺已经遭遇的事情以及在耶路撒冷一直在发生的事情,引起了七亿五千万穆斯林以及世界上其他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担心和忧虑。他们更为耶路撒冷以及在以色列占领下的其他地区的前途担忧。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圣址和其他地方的安全和完整的唯一保证就是以色列的撤退。

52. 现在,我要谈谈我认为特科阿先生讲话中最严重的部分。特科阿先生告诉我们,罪犯已经被捕,法庭已经组成,罗汉很快就要受到审讯,并且如果被判有罪的话,将被依法惩办。但是问题在于:他所指的是哪一家的法律?那正是在座各位毫无例外地一致宣布无效的以色列法律。控告所根据的法律和成立所谓的调查委员会的法律都是这个重要机构所一再宣布无效的法律。耶路撒冷的穆斯林最高委员会也拒绝了这种法律和这类委员会。这些正是你们要求以色列废止的法律。用安全理事会的话说:“如果遇到否定的反应或得不到反应,……安全理事会应毫不迟延地重新开会,考虑在这个问题上应进一步采取哪些行动。”〔第二六七(一九六九)号决议,第7段。〕

53. 以色列有什么反应吗?有的。特科阿先生

出现在你们面前，这次他放弃了通常那种咄咄逼人的作风，变换了一下，恭敬而低声细气地说：“我们正在运用被你们废止了的法律来估计耶路撒冷的局势。我们请求安理会注意这一点，承认这一点，并接受这个既成事实。”

54. 不应该允许以色列代表制造这种混乱。他是在对你们说：“一切都照顾到了；现在法庭也有了，委员会也有了，公正的审判也有了。”但是，我再次请求你们考虑一件事：他所谈到的是什么样的法律？那不是日内瓦公约要求一个军事占领者施行的法律。也肯定不是约旦的法律。我必须在这里再一次强调，以色列人正在援引的就是你们已经宣布无效的那些法律，就是你们已经废止的那些规章和法律。以色列公开地说：正在草拟的对罗汉的控告书是以刑法法令第三一七至三二二节为依据的。以色列人进一步强调，调查阿克萨清真寺起火原因的调查委员会，是根据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调查委员会法建立的第一个委员会。两个法律都是以色列的，都是被安理会宣布无效的，都是非法的。而现在以色列人又这样偷偷摸摸地从窗子里溜进来，想要安理会把它已经明确宣布无效的法律重新宣布为有效。

55. 我怀着应有的尊敬心情指出，特科阿先生提出他的论点的方式是很有欺骗性的。我想说，是用心险恶的。因为他明知道这些法律已经被宣布为非法，却还试图从后门要安理会承认这些法律是有效的。

56. 以上所有的证据，再加上以色列人的行为，都能说明这个问题。一切都突出地说明了，需要采取果断的行动来结束耶路撒冷的悲惨局势。不疼不痒的措施是无济于事的。这样的措施将不会消除在穆斯林世界，乃至整个世界所引起的愤懑情绪。

57. 主席先生，你和各位代表都已经听到了特科阿先生谈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是如何肩并肩地战胜和扑灭火灾的，以及他们之间的合作精神。但是我已经说明了以色列人在救火当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提供了什么样的合作。不管怎么样吧，真诚的合作是建立在特科阿先生一直没有看见的东西上的。

58. 为什么和平和正义不应成为合作的基础呢？为什么联合国宪章、以及安理会和大会的各项决议不

应成为这种合作的基础呢？以色列不应该指望联合国同意犯罪行为竟是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进行合作的合法手段。要是那样的话，以色列将会犯下更多的罪行。流血决不会在和平的土地上打开通向和平的道路。以色列人有条件在爱和恨之间进行选择。要是特科阿先生认为纵火和破坏会带来合作，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火烧阿克萨清真寺就是烧了每一个穆斯林的心。这既不能带来爱，也不能带来合作。这只会鼓励以色列人更加不服从，并且将诱使他们继续沿着紧张、侵略和流血的道路走下去。

59. 为了执行安全理事会的一切决议，为了执行大会和联合国的一切决议，我们愿意提供充分的合作。让以色列用行动，而不是用语言来表示同样的愿望吧。那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

60. 这是我第一次在安理会会议席的这一边发言。特科阿先生坐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他坐得很近，但是他不听。

61. **主席：**我感谢约旦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62. 关于约旦代表在今天的讲话中所提到的对联合国会员国代表的恐吓问题，我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认为有必要声明，约旦代表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所有会员国的共同利益。

63. 我认为有必要提请秘书长注意这件事，并请他和美国代表一起进行研究，以便采取必要的措施。

64. 最后，考虑到名单上下一个发言人的名字，如果约旦代表认为留在安理会会议席上是适当的话，他可以这样做。

65. 名单上下一个发言的人是以色列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66.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想请约旦代表放心，我不仅用心听了并且确实听见了他的发言，而且他的发言还使我想起了犹太教的一则古老格言：“当谎言发现自己站不住脚的时候，他便给自己安上了翅膀。”看起来，约旦代表为他今天发言里面的那些谎言所安的翅膀，有点象埃及飞机的翅膀；他们很少能在空中飞得很久。

67. 举一个例子，约旦代表认为提到这次火灾

的原因是必要的和适宜的。在八月二十一日火灾发生几个小时以后，约旦的官方电视台和电台对阿拉伯世界说：以色列内阁曾经举行过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并且决定放火烧阿克萨清真寺。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就连约旦代表自己也很难否认，在耶路撒冷穆斯林当局的协助下，一名嫌疑犯已经被捕，并且以纵火罪受到控告。在这样的时候，约旦代表却到安理会来提出可笑的指责，说那个嫌疑犯，一个来访的年青基督徒，是被以色列当局弄到以色列来犯纵火罪的。

68. 他的这个幻想是以下面的事实为根据的：这个年青人是以色列的一个朋友，在一个基布兹里工作，甚至还学了希伯来语。我想请约旦代表相信，以色列有数以千计的信奉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朋友，因为被基布兹的特殊气氛和社会生活所吸引，而到基布兹里住下来，在那儿工作，而且还学习希伯来语。实际上，就连约旦代表本人，如果他想这样做，原则上也没有任何阻碍——而且我看他也无须担心一定会有人控告他在为犯纵火罪作准备。

69. 约旦代表还作了这样的污蔑诽谤，说什么以色列当局在救火中行动迟缓。但是不象一九四九年圣墓那场火灾那样，当时约旦当局用了二十四小时才把它扑灭，这次阿克萨的火灾在一个小时之后就扑灭了，此后，消防队员只是忙着扑灭余烬。他甚至于硬说，以色列当局切断了水管。我认为，这一类说法简直是不值得一驳的。

70. 我只想引用八月三十日天主教周刊小报的一段话：

“在得到任何证据以前，一些阿拉伯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归罪于以色列当局，这是一种不祥之兆。即使到了现在，当他们已经放弃了上面那些荒谬的指控时，这些阿拉伯人还在指责以色列当局在救火中的失职行为，尽管这样的指责是很难讲得通的，因为是阿拉伯人自己卡断了水管而不愿让异教徒进入圣址灭火。这不过说明这样一个惨痛而不言自明的真理，即在情绪激烈的时候，任何指控都会被相信，本来在比较平静的气氛下可以解决的问题都会变得无法解决。”

约旦代表的其他说法也并不更加可信。

71. 我认为在目前这个时期，把对被告迈克尔·罗汉，八月二十一日阿克萨清真寺纵火案的嫌疑犯的主要指控转告安理会是适宜的。控告书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在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一日企图纵火的事件，另一部分是关于八月二十一日纵火事件。控告书指出，迈克尔·罗汉的这一行动是出于极端的宗教冲动。控告书的两个部分都详细地叙述了他如何为纵火制订周密计划，如何获取纵火器材以及如何事先在阿克萨清真寺进行侦察。

72. 罗汉的第一次企图失败后，为了找到清真寺内最易下手的地方，他几乎每天都去仔细侦察，最后决定在木制讲经台——明巴——的台阶上放火。

73. 控告书提到，第一次企图纵火时是留下了痕迹的，但是没有人向警察报案。在八月二十日以前的日子里，罗汉同清真寺的守卫人员变得友好起来。八月二十日，他从一个守卫人员那里得到允许，在第二天早上公众参观的规定时间以前进入清真寺。他的借口是要在安静的情况下拍几张照片。这就说明了罗汉怎么能够在八月二十一日上午七点以前进入清真寺，并能够把一罐罐的燃料放在讲经台的台阶底下。他用一条浸透煤油的围巾搭在那几个罐子上，然后把它点燃了。紧接着他从清真寺的主要入口处走出来，告别了他的守卫朋友们，然后出狮子门离开了旧城。在去洛克菲勒博物馆的路上，罗汉扔掉了一个口袋和一只瓶子，接着乘坐出租汽车到埃格德汽车站，然后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大火一直蔓延到了清真寺的南翼。警察已经为起诉人请到了三十二个证人。

74. 这个案子还在审理中，所以我就不多说了。

75. 我要重申我国政府不反对任何希望得到第一印象的人参加这次审讯或参观阿克萨清真寺。

76. 在安理会第一五〇七次会议上，巴基斯坦代表引用了希伯来圣经。圣经诗篇写道：“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自古以来，为了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的和平，全世界的犹太人一天祈祷三次，每顿饭后也要祷告，天天如此。我们现在心目中首要的东西就是耶路撒冷的和平。

77. 不幸的是,我们今天听到的那些好战的言论却不是和平之音。这些言论只是在重复自八月二十一日以来各阿拉伯国家首都发出的那些越来越厉害的战争叫嚣。它们是在重复纳赛尔总统八月二十三日的声明:“我们的眼睛注视着阿克萨……。下次战争将不是一次解放战争,而是一次清洗战争。”一次清洗战争——就象阿拉伯联盟成员国在一九四八年进犯以色列时所许诺的蒙古式的大屠杀那样。把犹太人从地面上清洗掉,就象希特勒的可怕的口号清除犹太人一样。

78. 但是,我们并不放弃希望。我们仍然为耶路撒冷及其所有圣址的神圣和安宁而祈祷,希望这种神圣与安宁将不会因为在一个本来应该团结一切具有诚意和良好愿望的人们的问题上产生了争论的气氛而受到扰乱。因此,我将让世界舆论来对这些针对以色列的可悲的煽动和荒谬的指责作出判断。

79. 世界舆论很少有过这样的一致和这样的坦率。中立国瑞士的人权委员会在八月二十四日发表了一项声明,其中宣布:

“不久前,本委员会的两名代表访问了东耶路撒冷的圣址,特别是欧麦尔和阿克萨两座清真寺。他们亲眼看到以色列当局如何细心周到地保证所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都能自由进入圣址。朝圣者们的见证也表明,今天圣地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在约旦管理下还要好。在与以色列公民和政府官员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没有任何显示不同信仰之间互相敌对的现象。认为存在着毁坏其他宗教信仰圣址的计划或主张的想法,是绝对没有根据的,何况那样做是违背以色列本身的利益的。

“阿拉伯的指责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这个指责是在还未调查起火原因之前就已提出的。这些指控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一场仇恨以色列的运动中,阿拉伯领导人在系统地煽动他们的人民,并且不惜利用宗教感情来达到政治目的。这种利用是同宗教精神本身和人权原则背道而驰的。根据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真正的宗教精神永远不应利用虚假的证据去破坏人民之间的谅解。”

80. 一位杰出的穆斯林领导人,达荷美教育部长沙比·马马先生在八月二十八日说:

“耶路撒冷再也不能分成两个城市了。它应该保持统一。我这样说不仅因为我赞成统一而反对任何分裂现象,而且因为把一个城市分成两半是愚蠢的和无人道的。至于阿克萨清真寺,我见过,看起来受损不大,损坏的地方初步看来也是容易修复的。至于罪犯迈克尔·罗汉,他已经被捕了,也已经认了罪。以色列对这一纵火行动不负任何责任。世界舆论和非洲舆论将根据现在调查过程中和将要进行的审讯中所揭露出来的事实作出判断。”

81. 另一位穆斯林政治家,冈比亚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部长哈吉·加尔巴-贾胡姆帕在访问阿克萨后在八月二十七日向新闻界宣称:

“我坚决反对任何关于以色列和犹太人民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与清真寺失火有什么关系的说法。目前反对以色列的运动的根子不是无知,就是宣传上的投机。这是与任何宗教动机不相干的。上星期四我在耶路撒冷,有机会看到消防队忙着救火的情景。他们非常努力,在抢救阿克萨的圆顶时干得十分出色。

“我完全相信,由于消防队员的出色工作,阿克萨才没有受到远比目前为大的破坏。我完全信任调查委员会,并且期待着它的调查结果。”

82. 乍得公共事务部长马哈马特·拉哈马·萨勒赫九月八日在耶路撒冷接见记者时指出:

“以色列竭尽全力来控制阿克萨的大火……我不相信关于以色列应对这场火灾负责的指控。以色列对它保护圣址的职责一点没有疏忽。今天我在阿克萨和欧麦尔清真寺祷告时,就亲眼看到了说明这一点的证据。……非犹太教的各种宗教在以色列所享有的自由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83. 反对利用火灾事件来进行战争煽动的呼声就更加强烈了。

84. 罗马教皇自己也认为有必要亲自发表公开的呼吁和警告。保罗教皇八月三十一日发表了一项声

明。在声明中他对阿克萨火灾表示痛心，并对穆斯林的宗教感情表示理解。但是他接着又说：

“我们理解他们的愤懑心情，但是我们希望这不至于使已经如此紧张和脆弱的中东局势更加恶化。我们也希望局势将不致恶化到进一步采取暴力行动或造成更加强烈的仇恨，因为这样只会进一步损害更加崇高而迫切的正义与和平事业。”

85. 八月二十六日巴西外交部长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巴西对中东的冲突非常关切，担心它发展成为能挑起种族灭绝的圣战。”

86. 世界各大洲的政治家，宗教领袖以及世俗人士都表示了类似的关切。甚至在突尼斯也可以听到反对煽动感情的声音。突尼斯希望报八月二十六日写道：“对以色列发动护教战争的号召是没有道理的。”第二天，突尼斯社会主义宪政党机关报行动日报抗议某些阿拉伯领导人进行战争煽动。它指出：“人们怎么能看不到某些阿拉伯领导人公开发出的进行圣战的号召是何等的不合时宜和不得体？”

87. 八月三十日，总部设在科伦坡的国际佛教协会僧团打电报给秘书长，其中谈到：

“我们怀着对全体伊斯兰教徒尊敬的心情，请求他们不要利用这次耶路撒冷清真寺失火事件谋求政治目的，并煽动千百万伊斯兰教徒去进行一次圣战，因为这可能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痛苦和灾难。”

88. 国际报刊舆论同知名人士和团体一样，也都批评利用火灾进行政治煽动的行为。我仅举几段有代表性的评论为例。波哥大旁观者日报八月二十四日说：

“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的不幸事件，成了点燃一场穆斯林圣战之火的极好借口。这对那些政治领导人保持狂热的火焰和掩饰他们自己的过错来说，真是一个天赐良机。

“象对所有犯罪事件的调查那样，人们应问，最终获利的是谁？在描写犯罪的小说中，只要一发生谋杀案，最起码的就是要弄清谁从受害者的

死亡得到好处：是继承人？是那些怀恨在心的人？还是政治上的朋友或私交？这一次，毫无疑问，是阿拉伯人正在利用这一罪行。他们是唯一能从中获得政治上的好处的人……其方法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人民的明显的愤怒情绪。

“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以色列政府和人民除了依靠有识之士的舆论和常理的判断外别无其他的辩护手段，而这种舆论和常识把他们应对这一罪行负责的哪怕是最小的可能性都排除在外了。在看到这一切的同时，我们应当记住，在阿拉伯人占领耶路撒冷期间，犹太人的圣址和公墓遭到了故意的亵渎。那些要求打圣战的人们，现在毫无疑问愿意忘记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

89. 巴黎费加罗报八月二十九日发表评论说：

“阿拉伯国家选择了一场经不起任何逻辑推敲的官司。也不应责备以色列失职，因为清真寺是阿拉伯人自己守卫的，而任何警察都不能阻止一个疯子或挑拨分子犯罪。”

90. 世界报八月二十二日在一篇题为“盲目的激情”的社论中告诫说：

“罗马一句古话说：‘犯罪者应是受益者。’很明显，阿克萨清真寺的失火对以色列一点好处也没有。六天战争以后，中东存在着一种过分激动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散布关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犯下了新的罪行的说法会产生致命的后果。”

91. 曼谷世界日报八月二十五日的社论指出：“火灾事件是阿拉伯领导人利用宗教感情来达到政治目的的一个明显的企图。”

92. 马尔加什电台政治评论员在八月二十五日的广播中说：

“为了进行政治诽谤，阿拉伯各国政府利用了这个事件。在这个事件中，以色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受到责备。这次火灾的许多方面使人想起了另一起纵火案，那就是德国国会纵火案。”

93. 加德满都报纸新兴的尼泊尔在八月二十五日的社论中写道：

“从这整个事件中可以看出眉目的部分来说，根据我们此时此地所见，以及问题的现状而言，尽管这一事件对所有穆斯林来说自然都是一个极为不幸的打击，但这并不意味着以色列人在中间插了手。……以色列人是虔敬的民族和不容易动感情的实用主义者，他们从来也没有干涉过有关宗教的事情。起火时，是阿拉伯人的守卫人员而不是以色列的守卫人员正在清真寺值勤。这一事实不但使上述观点更加可信，而且还说明了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指控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在吴丹答复二十四个穆斯林国家呼吁的复电中，也同样明显而意味深长地没有提到以色列与这件事有什么牵连。”

94. 九月三日赞比亚时报在谈到阿拉伯人的战争叫嚣时说：

“这是退回到十字军时代的一步，是退回到疾病、贫穷和压迫的实际问题为宗教的狂热所掩盖的那个时代。”

95. 著名的马德里日报终极日报八月二十八日写道：

“清真寺的火灾导致了在安理会的又一次控告，这种做法似乎是夸大其事了。

“在这个好战的年代，正是以色列对避免激起穆斯林的宗教怨恨最为关心。”

96. 伦敦每日电讯报八月二十七日在“纳赛尔在煽风点火”的标题下写道：

“伊拉克的最近一次血洗，伦敦的炸弹暴行以及那种拚命热衷于利用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的火灾来煽起反对以色列的‘圣战’狂热的行为，将使阿拉伯事业在外界的影响受到损害。”

97. 一九六九年八月三十日的经济学家发表评论说：

“初看起来，好象阿拉伯人从上周伊斯兰教第三圣迹的失火案件中，在政治上捞到了一大笔好处。他们赢得了不少的同情……然而，正象一九六七年五、六月份时候那样，阿拉伯人正在失去这样的同情。阿拉伯国家的外长们在开罗指责

以色列有‘针对穆斯林和基督教圣迹的计划’，这种指责，同阿拉伯电台连篇累牍地广播的那些报复性的谬论一样不负责任。非常难于相信阿拉伯人的这种表面上的说法，说什么阿克萨清真寺的失火是以色列蓄谋已久的政治行动，或者说，这个清真寺在以色列人的管理下，要比在阿拉伯人的管理下更经不起一个纵火狂人或一次偶然事故的危害。

“九月份对被控告为纵火犯的澳大利亚青年的审判，也许至少在耶路撒冷会澄清这些荒唐的说法，并缓和阿拉伯人的愤恨。穆斯林宗教当局在拘捕这个青年人方面是帮了忙的。”

98. 八月二十八日纽约时报报告说：

“然而，真正的危险是阿拉伯各国政府在阿拉伯人的雄辩和感情冲动的浪潮中，将会走过了头，回不来，就象纳赛尔总统在摊牌阶段被他自己的狂热追随者们推进一九六七年战争那样。”

99. 最有见地的评论之一来自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同一个邻国。八月三十一日塞浦路斯邮报的一篇社论写道：

“世界上很少看到象阿拉伯人在这次火灾之后那样毫无原则地、狂热地从政治上和宗教上来利用某些事件。他们不顾警方迅速采取行动逮捕了一名纵火嫌疑犯的事实。他们把这次火灾谴责为以色列的破坏活动，展开了一场拙劣的宣传运动来煽动战争狂热，要求联合国采取严厉的惩罚行动，并且还企图把整个伊斯兰世界拉入到以色列-阿拉伯的对抗中去。”

100. 这家报纸在谈到阿拉伯国家代表团向安理会提出的控告时指出：

“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完全操在他们的手心里，并且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说服安理会站在他们一边来反对以色列。安理会关于最近的黎巴嫩事件的决议〔第二七〇(一九六九)号〕再一次表明了这一点……现在已经很清楚，阿克萨事件在最近几天之内就要提交安理会了。如果这个问题用最近各

次中东问题辩论所特有的那种带有偏见的方式来解决的话，它将给避免一场新的阿-以战争的前景带来无穷的危害，并将使它自己那项经常被引用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决议〔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成为毫无意义。”

101. 今天在这场辩论中，安理会面临的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利用阿克萨失火事件为政治目的服务的问题，以及如何防止替煽动战争行为进行辩护的问题。

102. 八月二十二日，即阿克萨失火的第二天，以色列的犹太教长发表了一个声明，表达了他分担所有伊斯兰教信徒及其宗教领袖们的痛苦的心情。他强调说，不能设想这场火是由犹太人的手点起来的，并且说：

“让我们希望，不久真相将会大白，一切歪曲和煽动将会烟消云散，代之而起的将是博爱，而博爱正是世界所有伟大宗教的精髓。”

103.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否将为这样的博爱作出贡献呢？

104. **主席：**在请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者——匈牙利代表讲话之前，我想告诉各位理事国代表，刚刚收到沙特阿拉伯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一封信〔S/9443〕，要求允许参加安理会关于这个议题的辩论。

105.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就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参加本议题的讨论，但是没有表决权。鉴于安理会议席有限，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在大厅一侧指定的席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J. M.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在指定的席位就座。

106. **塔尔多什先生（匈牙利）：**主席同志，在就审议中的问题发表我的代表团的意见之前，我愿向你表示我的代表团对你担任安理会主席的热烈欢迎。我们相信，你对安理会工作的丰富经验和知识将会保证安理会工作的顺利进行，并将有利于我们的任务的完成。同时，我也同其他代表一起，对西班牙代表德皮涅斯大使出色地主持了我们八月份的会议，表示敬意。

107. 安理会再次被迫审议一起严重事件，这次事件发生在耶路撒冷，震惊了整个文明世界。阿克萨清真寺是人类文化遗产的珍贵古迹。它具有极宝贵的历史价值，也是几亿人的宗教和精神生活的圣地。虽然匈牙利是一个世俗国家，但匈牙利政府完全理解那些要求召集安理会会议的政府对于想以纵火手段来摧毁阿克萨清真寺的野蛮企图深感震惊的心情。

108. 以色列代表给这个问题制造假象。他把纵火案件的情况说成是好象只和宗教领域有关的一起事件。他甚至试图使我们相信，这次事件使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更加接近了。他宣称：

“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所必须寻求的，不应是使我们分离的东西，而应是使我们团结的东西。不论政治上的争论如何复杂，也不论军事上的对抗多么严重，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在文化上是有血缘关系的。如果指引我们的是对最终和平的憧憬，那么，我们就必须精心而又虔诚地来培育它。”〔第一五〇七次会议记录，第126段。〕

这些话非常动听。但它们是应景文章。如果以色列代表的声明意味着政策的改变，那我倒是应该高兴地欢迎的。因为就在不久前，以色列代表在为以色列的军事冒险进行辩解时，还吹嘘说，他们教训了他们的邻国一顿。然而，我想这样的欢迎还为时过早。

109. 假若特科阿先生把这次纵火案从适当的来龙去脉中来分析，那么他就无须向安理会保证以色列当局已经并准备尽一切努力来保护耶路撒冷的圣址。这个事件的根本问题不是过去和今后应该如何保护圣址的问题，而是为什么恰恰是以色列人想要承担这项保护工作。难以否认的一点是，正是以色列的占领助长了一种气氛，使得这类纵火案变得似乎自然而又可取。为了防止这样严重的暴力行为再次发生，第一步就应该消除有利于其出现的气氛。因此，第一步应该是以色列占领军从阿拉伯领土上撤走，从耶路撒冷圣址所在的区域撤走。这样一来整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就会得到缓和。要是以色列政府关于“最终和平”的概念不是与生命结束以后的境界联系在一起的话，要是他们愿意和他们的邻国和平相处的话，他们就应该表示他们的善意，而要作出一些这样的表示也不是什么太复杂的事。

110. 过去三年中大会和安理会所通过的关于耶路撒冷问题的各项决议清楚地表明，各国政府的大家庭，也就是联合国各会员国，不能接受对耶路撒冷合法地位的任何改变。为什么以色列政府不能宣布遵守一九六九年七月三日安理会通过的最新决议〔第二六七(一九六九)号〕的规定？如果以色列能表个态，说以色列政府同意别的国家关于不承认用武力占领别国领土的意见，那我们至少也可以就其表面价值来接受以色列代表的这个声明。但是，以色列目前还在继续推行它的吞并政策。

111. 我的代表团认为阿克萨清真寺问题是整个中东局势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以色列政府必须对这次纵火事件及导致这一事件的紧张气氛承担责任。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如何修复损坏了的寺院，尽管这是应该做的，而在于如何缓和这一地区的威胁世界和平和安全的紧张局势。解决的办法就是履行安理会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从被占领的土地上撤走以色列军队。安理会应迫使以色列放弃其侵略者的“对最终和平的憧憬”，放弃它当前对联合国的厚颜无耻的态度。我的代表团准备投票赞成一项有关这个问题的强硬的决议。

112. **主席：**我对匈牙利代表对我担任安理会主席的友好的讲话表示感谢。

113. 名单上下一个发言的人是约旦代表。现在请他行使答辩的权利。

114. **法拉先生(约旦)：**如果把特科阿先生前一次在安理会的发言和今天的发言比较一下，人们可以看出：特科阿先生两天前似乎曾极力想改变他的说话方式，但至今仍没有改变。他今天进行了同样的控告和指责，把撒谎的罪名硬加在约旦代表团身上。所有我引的话没有一条来自阿拉伯的消息来源。我引了以色列电台。我引了耶路撒冷邮报，这份报就在这里，谁都可以看。我所引的消息来源与阿拉伯的消息来源没有任何联系。但是特科阿先生却不针对提出的问题加以反驳；他对我提出的六个问题一个也没有答复。他认为更方便的是象往常一样大声喊叫，不断抛出谎言，希望有些能站住脚，而对他的听众所接受。我所指的听众是那些被特科阿先生请来坐在旁听席上的人

们。我不是来进行毫无根据的指控的。我是来提供证据的。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我们要看动机。动机是什么呢？让我们回顾一下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那时候的情况吧！

115. 这里有一个以色列人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即占领后二十五天所说的一段话。据一九六八年六月三十日的时代杂志报道，以色列著名的历史学家伊斯雷尔·埃尔达德博士曾说：

“我们正处在大卫解放耶路撒冷时所处的阶段。从那个时候起到所罗门修造好圣殿，仅仅过了一代人的时间。对我们来说，也将是这样。”

随后有人问他一个问题：“那个穆斯林寺院(指阿克萨)怎么办？”他的回答是这样的——请注意，他说：“这当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谁知道呢？也许会出现一场地震。”

116. 过了十五天，也就是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这同一位历史学家又说了什么呢？据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也就是占领六个星期后的德-奥特杂志报道，他说：

“我一向认为，我们的一个最深切的和最能表达出我们的感情的希望，就是随着圣殿的修建而获得新生。显然，我们是不会在马格拉比区建造这座圣殿的。”

别忘了马格拉比区是以色列人用推土机推平了的，他们还在靠近墙的地方修建了一个广场。所以，他的话等于是说：“显然，我们不会在马格拉比区建造圣殿，我们将要把它建在圣殿山上。这就是为什么那所清真寺显然必须从这座山上消失的原因。”

117. 这些话都是以色列说的，不是我说的。这都是事实。不定哪一天，不定以什么形式，“那所清真寺必须消失”。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同时也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一直在发生什么事情——先是用推土机推平马格拉比，接着是挖掘，然后就是逼近清真寺——我在一九六九年六月三十日来到安理会，提醒说我有责任向安理会讲明：

“请问，如果在那里也发现裂缝怎么办？只要允许去找，肯定是会发现裂缝的。难道这个举世

无双的阿克萨清真寺，穆斯林世界第三个最神圣的寺院，也要被说成是年久失修而拆除吗？界限到哪里为止呢？难道可以任凭以色列继续任意‘挖掘’、掠夺、恣意破坏吗？难道任凭它继续亵渎圣址并全然无视他人的权利吗？只有在座诸位可以回答这些问题。而时间……是越来越紧迫了。”〔第一四八二次会议记录，第33段。〕

时间是关键问题。

118. 接着特科阿先生谈了起火的原因。大家知道开始时并没有把罗汉这个人抬出来。据说火灾是由焊接引起的。后来又编了一个谎言（而以色列人是善于编造谎言的），说是屋顶上电线短路引起的。随后，我们的人——守卫人员和谢赫，亦即负责的人——提出了证据，全世界了解到真相，路透社也陆续透露了一些消息，这时候，不是约旦而是以色列电台对于迟误救火的事说了许多话。这些话我这里都有。我不愿意占用安理会的时间，这里有一本记录，上面写着以色列电台所说的话。事实就是这样。我把这些事实提交给安理会。

119. 当以色列人在八时三十分宣布这个消息时，并没有提到火已被扑灭，尽管已经过了一小时又十分钟。后来，在十时三十分，又宣布了另外一条消息。他们在十时三十分说他们把火扑灭了。这些是以色列人的话。但是，特科阿先生显然没有跟他的政府对好口径，也没有和以色列电台对好口径。他到这儿来想把说谎的罪名加到我身上，但是，引用以色列电台和以色列提供的消息总不能算是撒谎吧。那都是以色列的喉舌说的话。而且，各大国都有电台，他们监听这个地区所说的每一句话，同时我相信他们之中有一些是以色列的朋友。如果这些消息是不真实的，他们可以公开地站出来讲；这些消息都已收录下来了。

120. 我在这儿所说的都是事实。我要问以色列人敢不敢回答我的问题，敢不敢说以色列电台没有广播这条消息。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121. 接下去他谈到了学习希伯莱语的问题。学习外国语言——希伯莱语、英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汉语，总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是一种特殊享受和愉快。但是难道犹太建国会把这个罗汉派来——我谅

以色列代表也不敢说他不是犹太建国会派来的，因为我这条消息引自他的半官方报纸耶路撒冷邮报——难道犹太建国会派他来，住在一个基布兹里，为以色列效力，仅仅是为了学习希伯莱语吗？如果只是为了学习希伯莱语，他满可以到纽约的伯利兹学校去学，或者在澳大利亚，那里也有伯利兹学校。但是，他到以色列去是有目的的，是负有使命的，他之所以去是由于各种各样的诱惑——这种诱惑在以色列是很多的——诱使他去干他所干下的事，所有的有关事实都证明了这样一点。发生了火灾，消防队被耽搁了，水源被切断了——这也是以色列电台报道的；是消防队的人说的。他说水正常地放了八分钟，后来水源就被切断了。为什么？两年来没有出过什么问题。为什么正在关键时刻，在发生火灾的时候，水源被切断了呢？

122. 以色列人承认在救火上有耽搁。事实上，他们想找一些借口、托辞，进行辩解。但是以色列承认了存在耽搁的问题。我要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不是特科阿先生承认的，而是他的当局承认的。

123. 他还提到一家天主教周刊登载的一篇文章。我不知道这篇文章讲的是什么，也没见过原文，也不熟悉这个杂志，我只知道他提到了这篇文章。但我用不着引用非犹太人的材料。我给他的是犹太人的材料——以色列的材料，以色列电台的材料。难道这能说是撒谎吗？

124. 接着他又讲到调查的问题，他看到有一个委员会。我知道安理会同意我的观点，即那个委员会的一切调查结果都是不合法的。调查结果所依据的是被安理会废除的法律，也就是曾由你们宣布无效并要求以色列也予以废除的法律。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在真空中讨论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以没有法律效力的东西为基础的，是以适应以色列的意图的法律为基础的；而且我相信召开安理会不是为了承认由以色列所制定、而为安理会所取消并宣布无效的东西。不管是委员会的报告，还是调查的结果，还是那个国家提出的证据，都是无效的。以色列不可能既是被告又是正义的卫护者；不能一身而二任。以色列现在是这一罪行的被告。不能由它来断定纵火过程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因为以色列居于被告地位。

125. 后来特科阿先生又提到了佛教僧团。他说我们的秘书长收到了印度的僧团发来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是支持以色列观点的。这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我也曾设法了解世界舆论对这一罪行的反应。我发现秘书长办公室和安理会主席收到了一百多份来件，有电报，有信件，这些函电来自世界各地的负责责任的机关、组织、个人和领导人物。收到的其他函电也提到了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我手头没有函电的确切数字，我的办公室里有。但我知道一共有百多份，内容如下。

126. 第一，他们对这一可怕的罪行表示强烈的愤怒、震惊和不安。第二，他们说对于阿克萨清真寺由于有人纵火而不幸被焚的事件，以色列负有不能推卸的责任。第三，他们说是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违法行为导致了这类暴行，并说以色列应该执行安理会和大会的决议。第四，他们说只要占领军从耶路撒冷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全部撤走就可以防止这类事件的发生。第五，他们都要求联合国在这方面采取强硬、有效的行动。

127. 我还可以举出一些函电，它们都在我手头上。有一份来自日本，其中写道：

“在日本的穆斯林强烈抗议纵火烧毁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的事件，并要求以色列当局对此事件负责。”

128. 这一份是来自科伦坡的：

“火烧阿克萨清真寺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不能宽恕的侵犯。我们相信会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以保证穆斯林和其他宗教的珍贵寺院不受邪恶势力的破坏，并保证人们不被推向世界混乱的深渊。”

129. 这一份来自非洲的塞拉利昂：

“以色列火烧阿克萨清真寺的罪行使非洲的穆斯林深为震惊。他们强烈谴责这一野蛮行为。他们正在呼吁联合国为履行它的决议采取必要的措施。”

130. 这一份来自英国的曼彻斯特：

“曼彻斯特的穆斯林为阿克萨清真寺的火灾感到悲伤。要求采取行动将保护耶路撒冷的职责交还给穆斯林。”

131. 这一份来自波恩：

“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被烧的灾难是世界上七亿穆斯林的悲剧，这个事件是不容忽视的，也是不能容忍的。”

132. 还有一些函电来自新加坡、缅甸和印度。这些函电就在这儿。如果我们认为对安理会有帮助的话，我可能需要在安理会主席的允许下要求散发这些函电。我这里有一大宗信件，有的表示悲痛，有的进行谴责，有的谋求安理会采取紧急行动。

133. 特科阿先生在结束他的发言时说，真正的问题在于怎样对待有人利用阿克萨事件的问题。我们是在利用这个事件吗？当我们要求安理会对一个事件采取补救措施的时候，我们是在利用这一事件吗？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如果你无缘无故到安理会来，你就想利用个什么东西。但是如果正义在你一边，你就没有什么东西要利用，你不需要利用任何东西。这个问题提到安理会来，并不是因为约旦要到安理会来。我们的穆斯林兄弟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提到安理会来，而且凭他们的智慧，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安理会正是为了讨论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而设立的机关。我们同意他们的看法。我们就一块儿来了，虽然我们自己也很快就要把耶路撒冷问题的其他方面提到安理会来。我们要问安理会，它想对它过去通过的决议采取什么措施。我们到安理会来是要提醒安理会它所做的肯定而明确的保证：如果以色列继续无视和对抗安理会的决议，就召集会议，采取行动，对付以色列。我们到安理会来是要问一问，安理会将怎样履行关于采取有效行动的诺言。一旦我们得到可靠的消息，肯定以色列继续无视并对抗这个国际机构的意愿，我们将再一次来安理会要求对以色列采取行动。

134. **主席：**请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发言，行使他答辩的权利。

135. **埃里安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天下午以色列代表发言的时候，有些人可能认为他将回答

索马里和约旦代表向他提出的有关问题。那些问题涉及与安理会讨论的问题有关的事实，即与纵火焚烧阿克萨神圣清真寺的罪行的当时情况有关的事实。这些事实包括的范围很广。它们涉及以色列代表提出的所谓寺院的十分之一受到损失的说法。索马里代表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大意是据报道阿克萨神圣清真寺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相当大的破坏。向他提出的另一个有关问题是大火持续时间的问题。他硬说大火在一个小时之后就完全扑灭了。索马里和约旦代表都提出了确凿的证据说明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

136. 那些问题也涉及穆斯林最高理事会领导人谢赫·希勒米·穆赫塔西卜的讲话，因为以色列代表认为他可以随意错误地引用这个讲话。他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他没有针对安理会讨论的事情发言。在座的某些人可能曾认为以色列代表这次会变一变，出于对这个世界组织的最高机关的尊重，会针对安理会讨论的事情发言。我们是没有这种想法的。约旦代表在讲话的末尾说：我们准备提供一切可能的合作来履行安理会的决议、大会的决议以及联合国的决议，并且要求以色列代表作出同样的保证，而以色列代表却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

137. 以色列代表是否认为他应当回答那个问题呢？有些人可能曾希望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上表明他也将提供合作，来履行大会和安理会关于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决议，履行安理会关于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出以色列军队的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这个决议的执行将为实现和平解决铺平道路，并如约旦代表所说的那样，为在这个地区实现真正的和平铺平道路。以色列代表是否回答了这些恰当的、切题的、建设性的问题呢？没有。对此我们都感到遗憾。

138. 今天下午以色列代表发言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希望他继续保持他在第一五〇七和第一五〇八次会议上两次讲话中使用的异常温和的语气。他在那两次讲话中曾呼吁人们要谅解，要讲博爱，并且从表面上看来没有过去一贯的那种漫骂、傲慢和对抗的架式。但我必须坦白地说我们不曾抱有这种希望。他今天下午的讲话证明我们的想法是对的；他就是要故态复萌。

139.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就以色列代表在讲话

中所提到的几点谈一谈。这并不是要对他进行答辩，根本没有必要对他的漫骂进行答辩。我是想针对与安理会的权威有关的问题，以及与联合国对国际和平应尽的责任有关的问题，把事情真相说清楚。在安理会这个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主要责任的机构面前，以色列代表居然毫不犹豫地坐在旁听席上的人吹嘘以色列飞机的翅膀，吹嘘毁灭性的武器，吹嘘这些毁灭性武器效率多么高，并且嘲笑别国的飞机翅膀。为了保卫合法的权利，有些飞机的翅膀可能要丢掉，但是坚持正义，在侵略面前毫不动摇的决心决不会丢掉。所有渴望恢复和平的人都希望安理会将把那些制造毁灭的飞机的翅膀斩断。

140. 以色列代表对一些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所提出的今年将是解放年的说法表示抗议。以色列代表想使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色列发动侵略以后的第三个年头继续成为占领和侵略的年头。一些阿拉伯领导人说今年应该是解放年，他表示不满。同往常一样，他故意不引上述阿拉伯领导人说的这样一些话：“我们已经打开了所有通向和平的大门，但是以色列却关上了所有通向和平的大门。”他不引这些话，却存心去错误地引述并曲解另外一些话，反对一些阿拉伯领导人所表示的希望，即希望今年将是获得解放的一年，结束占领的一年，贯彻执行安理会决议的一年；而安理会决议正是重申了决不允许进行征服和决不允许非法地使用武力侵占领土这一公认的准则。他歪曲了关于清洗战争的话，把阿拉伯人民从来不曾有过的别人的想法强加于他们，并且说这些思想和纳粹思想一样。

141.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是谁把纳粹的手法和思想介绍到中东来，是谁继续运用这些纳粹的手法和思想。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而且早就知道，阿拉伯人民有宽容的传统。史实俱在。不管以色列的代表在这里说些什么，都不能改变历史；他的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声称巴勒斯坦从来就不存在，她这话也同样不能改变历史。据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九日伦敦泰晤士报报道，她曾说：

“事实并不是这样：好象在巴勒斯坦存在着一个什么巴勒斯坦民族，认为自己是巴勒斯坦人；而我们来了，把他们赶了出去，从他们手里夺走了他们的家园。事实是：他们本来就不存在。”

这就是以色列总理所提出的历史事实的格局。难怪今天以色列代表指责阿拉伯人，说他们有种族主义的和纳粹的观念。

142. 以色列代表谈到若干有关人权问题的委员会，并且引述了它们的话。如果他来引述“人权委员会”有关成立一个调查对人权的侵犯的委员会²的决议，也许会更恰当一些。为什么以色列不愿意与那个委员会合作呢？他应该引述这个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以及随后提出的证据，这样才会更恰当些。

143. 下面我要谈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今天以色列代表又一次把安理会说成是操纵在阿拉伯国家手里，而这一次他有意地引用别人的一些话来替自己打掩护。他以前不是这样做的。有一次，安理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随后有一个国家的代表当着安理会声言安理会已在政治上、法律上、道德上腐败了，这个代表不就是他吗？几个星期前，不就是这个代表在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六日的安理会第一五〇四次会议上发言吗？当时他说：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决议“只能看作基本上是在表决时随心所欲地玩弄数字游戏的一种表现，而这种表决常常要受到安理会十五个理事国中至少有六个与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这一事实的支配。”〔第一五〇四次会议记录，第77段。〕

144. 按照以色列代表的说法，安理会理事国的资格必须以一个国家和以色列的关系这个标准来衡量。但是这却不是宪章中第二十三条里规定的标准。宪章第二十三条是这样说的：

“大会应选举联合国其他十会员国为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时宜先充分斟酌联合国各会员国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及本组织其余各宗旨上之贡献，然后充分斟酌地域上之公匀分配。”

145. 安理会的理事国正是按照这个标准来选举的，而不是按照这些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如何来定的。安理会理事国是由大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选举产生的，实际上几乎是一致同意的。我所引述的只是以色列代表对这个最高机构的想法。

²指以色列行为损害被占领地区居民人权的特别调查委员会。

146. 我在这里想重述一段庄严的讲话。主席先生，这段话就是你的前任，曾作为安理会主席的西班牙大使德皮涅斯说的。他在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四日以安理会主席的身分提醒大家：

“我要指出，作为这个机构的主席，我决不允许有人直接或间接地攻击这个机构的权威和尊严。这是联合国的主要机构之一。各会员国都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托付给它。再者，它们都同意，安理会在行使其职能的过程中，是作为它们的代表行事的。”〔第一五〇〇次会议记录，第2段。〕

147. **主席：**名单上下一个发言的是沙特阿拉伯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请他发言。

148.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在讨论这个议题时，由你担任主席，这是个良好的征兆。现在讨论的是一个与宗教有关的议题。一般的人，尤其是穆斯林世界的人，认为宗教不仅是一大堆信条，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这在我们伊斯兰教就是如此。伊斯兰教在它的圣书可兰经里阐明了精神的和道德的标准，但同时也规定了支配个人在生活中与真主和与其他人的关系的准则。在推动（如果不是指导）个人对造物主采取正确态度（这表现为崇拜）和促进个人对他所处的社会的行为品德方面，在政治意识起作用以前，宗教就起作用了。今天，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里意识形态已被看成是超出了种族界限，然而，对于穆斯林来说，他的宗教仍然超乎意识形态和个人利益之上，甚至超乎民族利益之上。对于穆斯林来说，他的宗教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149. 主席先生，我刚才说你主持会议，是个良好的征兆；这是因为你们伟大的革命也曾是靠一种意识形态来推动的。在伊斯兰社会中，人们的行动仍是靠宗教来推动的。过去曾有千千万万的人为了某一种目标，不管是政治的还是社会的目标，或是为了一种改革，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在现代，这样的事也发生过。然而，伊斯兰教始终是主导个人生活以及穆斯林社会和国家生活的推动因素。

150. 说完了上面这番话，现在我得谈谈一些代表团目前收到恐吓信的事。这次我自己还没有收到恐

吓信；我刚从外地了解情况回来。但是过去我收到过很多。主席先生，你要求东道国以及我们敬爱的秘书长来调查这个问题，这是很对的，因为联合国的根本精神就是言论自由。我们中间恰好有一些人，在收到我们的约旦同事今天下午提到的那类恐吓信时，可能会过分敏感，可能下意识地受到影响，以致不能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151. 我觉得纽约这个城市不是安理会的合适的所在地。几年前我曾谈过这一点。我在联合国里待了二十三年了，所以我知道联合国如何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说客和宣传者比比皆是。难道仅仅因为东道国为联合国出了一大笔钱，我们就要冒着生命危险待在这里吗？应当让安理会在一个中立的国家里进行工作，不大也不小，但要是一个中立的国家，以便使大家真正享有言论自由。

152. 我们必须通过你，安理会主席，通过我们杰出的秘书长宣布，这样的恐吓在今后是不能容忍的。如果假借言论自由来散播色情猥亵的东西，那是另外一回事。社会上伤风败俗的事已经够多的了。但是如果有人要限制言论自由，不管来自何方，我认为都是不能允许的；因为言论自由是联合国的根本精神和生命之所在。

153. 虽然我有一段时间不在这里，但是我有机会阅读了安理会会议的临时全文记录。我应该向巴基斯坦、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代表致敬，因为他们毕竟代表了穆斯林世界的一半人口。不过问题不在于数字，而在于原则。

154. 阿克萨清真寺事件发生以前，我刚好在沙特阿拉伯，因此，当然有机会和国王陛下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我可以向你保证，虽然国王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但他向我保证，他和他的儿子、兄弟以及许多在朝圣时许下了心愿的穆斯林，为了捍卫伊斯兰教和保卫伊斯兰的圣地，都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牺牲自己。我相信国王陛下从一九六七年掠夺者占领整个耶路撒冷，占领约旦、叙利亚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部分土地时起，就曾多次提到耶路撒冷问题。他用明确的语言一再重申，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说，耶路撒冷同麦加和麦地那一样神圣。倘若我来提醒安理会各位代表，

联合国应对以色列这个掠夺国的出笼负责任，我想我不是旧调重弹。为什么说以色列是掠夺国呢？因为在巴勒斯坦本来有一个土生土长的民族，他们与本地区的其他民族一样是有其民族特性的。让我们忘记他们过去是阿拉伯人这一点吧。我过去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他们是阿拉伯化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曾是这个地区的土生土长的民族。关于巴勒斯坦分治，关于难民重返家园，关于要对由于一些我在这里不必重提的压力而由联合国制造出来的以色列这个宠儿国进行制裁，曾经通过了若干决议，安理会对这些决议做了些什么呢？为什么至今什么事都没有做呢？我们知道，犹太复国主义者已经深深地渗透到大多数西方国家里，以至于他们可以制定某些国家的中东政策。这话是一个从一九二九年起就熟悉西方政策的人说的，而且我也不是随便讲的。

155. 有些人会说，我们当前的议题是耶路撒冷问题，因为耶路撒冷毕竟是巴勒斯坦的心脏。尽管它受到犹太人的崇敬，它也同样受到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崇敬。然而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呢？有人在策划改变这个圣城的性质。西方的人们和政府极力保存纪念碑，却把圣迹撇在一边，看起来这是矛盾的，但确是事实。而这些西欧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由于在希特勒手里吃了苦头，就大批涌到巴勒斯坦这个圣地来亵渎它。他们有各种各样时髦的建设概念，他们的学者到处挖掘，来寻找耶路撒冷圣殿的原址，似乎这座城市是属于那些来自欧洲东部的哈扎尔族人的。

156. 他们说，“噢，他是一个澳大利亚人，一个基督徒；他是个狂热者，他认为，通过烧毁阿克萨清真寺和重修所罗门殿”——顺便提一下，这所圣殿并不是所罗门本人建造的，而是黎巴嫩的迦南人建造的——“一个新纪元将会到来”，即耶稣可能重降人世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我真不知道他这是一种什么哲学。

157. 现在我想起了范·德·卢贝——主席先生，你是和我同一辈的人。你记得一九三三年吧，当时那个呆头呆脑的可怜的荷兰人范·德·卢贝被用来作为纵火焚烧国会大厦的工具。这就成了希特勒进行有组织地屠杀共产党和犹太人的借口。你记得格奥尔

基·季米特洛夫这个名字吧，他是一个保加利亚人。我现在是作为一个君主制度拥护者的身分来说这件事的。季米特洛夫是一个共产党人。可怜的季米特洛夫遭到控告。范·德·卢贝是一个工具，而季米特洛夫则被希特勒看成头号恶魔。希特勒又乘机对共产党和犹太人发动了有组织的大屠杀。这里颇有一些类似之处。

158. 我不想谈为什么这个澳大利亚人要去巴勒斯坦圣地的的问题。从以色列国内发表的某些言论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就象范·德·卢贝——这样，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可能通过烧毁阿克萨清真寺以便来重建圣殿，于是也就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159. 早在一九二二年，梅尔切特勋爵——英国人常常选择能显示自己贵族身分的名字；但在这以前，他名叫艾尔弗雷德·蒙德爵士——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真实姓名，因为犹太人很会适应环境，只要对他们有用，就把自己的名字英国化。不是所有犹太人都这样——信奉正教的犹太人就象阿拉伯人一样固执地保留自己的原名。就好象在美国，人家叫我布劳第，而我却是巴鲁迪。至于蒙德，我不知道他原来叫什么，这一定是一个阿希肯纳兹人的名字，究竟从什么地方来的，我就知道了。我知道叫萨松的人来自巴格达，他们保留了他们的名字。但那些名叫罗思柴尔德和梅尔切特的人，把他们的名字英国化了或法国化了——卡森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对他们很了解。当他们觉得必要时，他们就美化自己的名字，用各种各样的称呼加以装饰。

160. 让我再回过头来谈梅尔切特勋爵。他在一九二二年说：

“重造犹太圣殿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我将把我的余生贡献给在阿克萨清真寺所在的地方重建所罗门殿的事业。”

161. 谁对这一段话做出了反应呢？不是别人，就是我最近在贝鲁特见到的好朋友，耶路撒冷的大法官。他在一九二二年对那一段话有所反应。他写信给英国高级专员——我不知道卡拉登勋爵在一九二二年是否已是地方长官。我为卡拉登勋爵提一下大法官曾写信给英国高级专员。后来，他在一九二二年收到了

下面这封由巴勒斯坦英国委任统治政府秘书寄来的回信：

“巴勒斯坦大法官，

赛义德·穆罕默德·阿明·侯赛尼阁下，

“阁下，

“关于阁下在与高级专员阁下通信中抗议艾尔弗雷德·蒙德爵士公开要求在阿克萨所在地重建犹太圣殿一事，我愿奉告阁下：专员阁下曾将此事转问伦敦有关当局，并已收到答复如下：

“‘关于你处七月一日发出之二四八号函，经查询，艾尔弗雷德·蒙德爵士说的是：“他相信巴勒斯坦将能在宗教上重新给世界以启示；而且，艾尔弗雷德·蒙德爵士对这个问题是很谨慎的。他说他强烈希望在原址上修建一座新的巨大的犹太圣殿，来取代阿克萨清真寺”。’”

这真使人糊涂，“在原址上……一座新的……犹太圣殿，来取代阿克萨清真寺”。任何时候安理会希望我拿出这封信，我都可以拿出来。这封信在大法官的档案里。大法官在贝鲁特受到很好的保护，谁也偷不了他的档案。但问题还不止于此。

162. 我们的同事特科阿先生为了适应自己的需要，在此侈谈博爱。但他掩盖不住他的憎恨。九月九日我正在从巴黎来纽约的旅途中，当时他在这里讲话，他说——我在临时全文记录稿上看到——现在安理会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利用宗教情绪来达到政治的甚至好战的目的”〔第一五〇七次会议记录，第87段〕。

163. 我曾特意谈到，在阿克萨清真寺失火以前，不仅费萨尔国王陛下，而且其他穆斯林都曾发出誓言说，总有一天他们将使整个耶路撒冷回到巴勒斯坦土生土长的人民的怀抱里。

164. 特科阿先生谈论过众教一致的精神。这个众教一致精神来自已故的教皇若望二十二世——愿他灵魂安息。他曾说犹太人对于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上没有责任。当然，今天的犹太人对于把耶稣钉上十字架没有责任。而且，很幸运，特科阿先生，阿巴·埃班先生，本·古里安先生，果尔达·梅厄夫人等人的祖先也同样无罪，因为他们根本不是本地人。他们是从

亚洲北部地区来的，属于从蒙古附近——他提到蒙古，我还要回来谈这个问题——向西迁移的部落，这些部落后来在今天的俄国南部定居下来。

165. 当然，欧洲的犹太人没有把耶稣钉上十字架。耶稣是一个改革者。我们伊斯兰教的人甚至不相信耶稣是在十字架上钉死的。但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有人利用教皇若望二十三世曾试图在各个宗教之间倡导的众教一致精神。以色列人利用众教一致精神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服务。以色列代表称穆斯林为他的兄弟，这使我感到震惊。它使我想起亚伯和该隐。他们也是兄弟俩，但一个杀了另外一个。为了安理会的方便，我必须重复特科阿先生的话：“由于我们的宗教而使我们遭受的折磨和流血，我们将永记心头。”但是，基督徒也曾互相折磨。他们不是唯一为了宗教而受折磨的民族。宗教不容异说一向是世界范围的事。先是有宗教法庭，天主教徒不容新教徒，后来，宗教法庭消失了，新教徒又不容天主教徒。在伊斯兰教内部各派也互相争斗。毫无疑问，在印度教和佛教中也有一些派别认为别的教派是错误的。特科阿先生总是替欧洲东部的哈扎尔族人说话，哀叹犹太人因宗教关系而受迫害。但是，因宗教而受迫害的还有别人。那是骗人的说法。

166. 我不愿再继续引证下去，不过他还说过一段话，值得在这里重复。他说：

“但是，不论是在这一地区本身，还是在安理会上，一切想要利用这次火灾来加剧对以色列的敌对，攻击以色列的权利和地位的企图都是可鄙的，也是不能接受的。”〔第一五〇七次会议记录，第125段。〕

这里强调了以色列的权利和地位。以色列有什么权利呆在耶路撒冷或巴勒斯坦呢？难道因为宗教上有这种说法：犹太教是在巴勒斯坦兴起来的，巴勒斯坦就应该是犹太人的吗？基督教也同样是在巴勒斯坦兴起的。是根据人口方面的论据吗？让我们看看人口方面的论据是否站得住。世界上有多少犹太人呢？他们说有一千六百万或一千七百万。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做过人口普查。世界上有十亿基督徒，基督的圣墓在耶路撒冷。而伊斯兰教的第一个“朝拜方向”也在耶路撒冷。

世界上有六亿或六亿五千万穆斯林。那么，凭什么标准说耶路撒冷该属于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难道只是因为他们的有钱，在欧洲——甚至在西欧——不惜以巨款贿赂某些政府和议员，来按他们的意旨行事？难道只是因为他们历来精于向外放债，能够在金融方面施加影响？还是因为他们已经渗透到许多国家的外交界，能够以使节的身分被派到不发达国家去主动提供援助？他们对不发达国家说：“如果你们乐意帮我们办这件事，我们就帮你们办那件事。”这些话是一些对此有反感的人直率地告诉我和其他人的。

167. 以色列有什么理由呆在耶路撒冷，或呆在巴勒斯坦这块圣地呢？那只是因为赫茨尔的一个梦。而在法国革命以及后来的德雷福斯案件之后，犹太人在西欧国家有了平等地位，不再受到歧视时，这个梦就已经不起作用了。这个梦现在更不起作用了。那些犹太复国主义的缔造者们是不信教的。我很为被这些人愚弄了感情的那些犹太人难过，——不仅欧洲中东部东部的犹太人，而且还有这儿美国的那些富有的犹太人，他们有巨大的权力，在选举中举足轻重，并能唆使一个大国的政府派飞机去消灭阿拉伯人民。

168. 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阿拉伯人民是消灭不了的，他们有一亿人，并且人口增长得很快，不久将会有一亿五千万人。他们也有足够的地方。我们不怕人口爆炸。可怜的小小的以色列在那个地方。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舍不得把我们中间的那块地方给以色列呢？我说过多次，如果他们愿意作为犹太人来和我们一起居住，那么他们就是我们人类社会里和宗教上的兄弟。但是，如果他们要来剥削我们——如果我们不阻止他们的话，他们是会这么干的——那么，我们阿拉伯人民当然是不会容忍的。

169. 现在，我恰恰是要引用犹太领导人的话来支持我的论点：“阿克萨清真寺座落在最神圣的圣地之上，在圣殿之中，它是属于犹太人的。”说这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克劳斯纳先生。特科阿先生无疑是认识这位先生的，他是哭墙保卫协会的主席。他是在四十年前，一九二九年八月六日在巴勒斯坦周报上写这些话的。

170. 再一个是施莱辛格博士。我不知道这是个

德国人名，还是德国化的名字。他说过：“我认为圣殿山上立着欧麦尔清真寺是一个严重的悲剧。我想摧毁它，因为我有这个权力，而且，我怀疑我是否没有权力这样做。”

171. 讲到经济剥削的问题，就市场而言，西亚仍旧是个未经开发的处女地。生活水平在上升，而在西方世界赋税不断增加。人们要求社会福利的压力也不断增大。而那些富有的犹太人，例如罗思柴尔德家族，在贝尔福宣言发布以前是回避犹太复国主义的，这是因为他们要保证一旦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了国家时，别人不会把他们赶出英国。后来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不必只顾一头，于是一方面利用全世界虔诚的犹太人的宗教感情，一方面支持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目的是想剥削整个西亚和北非，甚至从那里一直打进非洲的心脏。这就是他们的阴谋和计划。这是一些非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犹太人告诉我的。我不想在这里说出他们的名字，因为如果我说了，他们会受到威胁。至于那个法国人卡森先生——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法国人——他首先是个犹太人。他还得过诺贝尔奖金。他不仅为以色列辩护，而且对于巴勒斯坦人团结起来为收复家园而进行反抗这件事感到遗憾。他把巴勒斯坦人叫做恐怖分子。

172. 一九四〇年当他逃出去和著名的戴高乐将军会合并法国的国土上组织抵抗运动的时候，有什么“恐怖分子”呢？那些人当时是英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欧洲人，他们就一定得是英雄。恐怖分子只要是欧洲人，就是英雄。按照我的说法，我叫他们民族主义者，我不能把法国地下战士叫做“恐怖分子”。但是这种叫法却适合卡森先生的口味。而我是了解他这个人的。他在那些支持以色列和以色列对阿拉伯世界的暴行的人们当中是非常活跃的，并且还在大写文章。而他把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者叫做“恐怖分子”。

173. 这算是我想说的话的一个引子。我带来了有关岩石殿和阿克萨清真寺的陈列品，上面装饰着关于所罗门圣殿必须重建的希伯莱文的标语。我也有最近的和过去的一些西方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我引用过几段旧材料来揭露以色列的动机。

174. 我注意到特科阿先生今天在会上讲话的语

调是非常娓娓动听的，只是当他谈到有人以“邪恶的手法”——我是在解释他的意思——煽动宗教情绪来反对小小的以色列，这块中东民主的绿洲时，才露了马脚。这是什么样的民主呢？是邪恶的民主吗？是表决机器的邪恶的民主，还是心灵或神灵的民主？是以人道主义为原则的民主，还是信奉凝固汽油弹和毁灭性武器的民主？某些大国的民主制度在国内已经腐败，正因其谎言与诡辩而遭到青年人的反对。如果有一种民主需要这类的民主国家的支持才能存在，这算什么民主呢？如果口讲人道主义，却出卖杀人武器来消灭我们，这能说是民主吗？怂恿别人犯罪的人自己就是罪犯。

175. 特科阿先生提到蒙古游牧部落过去搞过种族灭绝。在巴勒斯坦实行种族灭绝的，除了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有谁呢？他们从欧洲中部、东部象飓风一样闯到我们的地区，蹂躏我们的国土，以崇高的宗教犹太教为名，把人民赶出家园。犹太教是他们达到政治和经济目的的动力。

176. 下面我要为我们的以色列同事引用一些最近发表的东西。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上，伊斯雷尔·埃尔德德博士提到发生了一场多么伟大的战争。当然，为了不多占用安理会的时间，我是在解释他说的话。他说：

“象大卫一样，约书亚也杀了个鸡犬不留。这是摩西五经要求我们做的。当时如果是阿拉伯人胜利了，他们也会以同样的手段来对付我们的。”

阿拉伯人是在进行自卫。他们曾保护过犹太人；犹太人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时，阿拉伯人从未迫害过他们，因为他们就是我们中间的一部分，他们和从东欧和中欧来的哈扎尔族犹太人不同。那些是欧洲的犹太人，他们在种族和文化上都是属于欧洲的。就象苏格兰人信基督教那样，他们以犹太教为他们的宗教，但这并不使他们成为真正的闪族人。顺便提一下，闪族问题并非是血统问题，而是文化、语言、风俗和传统的综合体。你们把那些来自欧洲的人，那些强取豪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看作新殖民主义者吗？如果这样认为，就等于是抬高了他们。他们是掠夺者，正是他们席卷了我们的整个土地，迫使巴勒斯坦人离开自己的家园。

177. 关于讨论会的报道接着说：“有人插话说：或者象我们在德尔亚辛干的那样……”他是就埃尔达德博士讲的话而说的。埃尔达德博士回答说——“对，就象在德尔亚辛那样，因为要不是在德尔亚辛那样干，五十万阿拉伯人仍会留居在以色列，而这就意味着以色列根本建立不起来。”这些材料并不是阿拉伯世界或任何其他地区的群众宣传机构捏造出来的。我不想念整个材料。我所引用的部分载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的德-奥特杂志，后来又转载于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七日的这个世界周刊上。

178. 这是欧洲犹太复国主义的精神，这个国不是精神上的天国，而是毁灭的天国。

179. 诸位打算在安理会怎么办呢？这是问题所在。再通过一个决议吗？这样的话，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无疑要偷偷地笑我们。第一批飞机已经到达。在我们地区上空狂轰滥炸的鬼怪式飞机，来了多少架呢，二十五架还是五十架？我刚从欧洲回来，听到了一些消息，这些消息安理会也应该知道。有人正在把和鬼怪式有同样破坏力的飞机卖给一个东欧国家。去打谁呢？我不想指名道姓，使这个国家难堪。主席先生，去轰炸你的国土吗？俄国可不会随便听人耍弄。那么他们要用那些飞机去对付谁呢？那些飞机将被派往以色列。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是一个没能在这笔交易中得到全部佣金的人告诉我的。我希望这笔交易搞不成。我们在一九六五年听说某些大国将不再往以色列运送武器，这些是不是谎言呢？本·古里安先生来找西德人。西德人卖了武器，而这些武器是从那个曾答应决不向以色列运送武器的大国运来的。这是一桩丑事，但却在以色列大受赞扬。转瞬间，过去在以色列反复听到的德国人的罪恶从报纸上消失了，以色列人开始以漂亮的词句说德国人现在醒悟了，而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向以色列出售了武器来消灭我们。

180. 那些中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东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在骗谁呢？他们在骗自己。因为阿拉伯人迟早会在保卫自己权利的过程中——对伊斯兰来说是在保卫自己圣址的过程中——将以色列遏制住。

181. 犹太人被抛到海里？谁要把以色列抛到海里去呢？如果你愿意，你尽可作为犹太人待在那儿。但是从欧洲搞一个以色列来统治我们，来建立一个剥削我们的总部，那可不行。耶路撒冷是问题的核心，只有通过能行使权力的人坚决对以色列进行遏制——不仅仅靠通过决议，还要向以色列发出最后通牒，警告它如果不服从自一九四七年以来通过的关于巴勒斯坦分治和难民可按自愿原则重返家园的决议，它就要受到惩罚——只有这样，安理会才能成为切实有效的组织。否则，安理会只能是一个争论问题的学术讲坛，好象是一个法庭，却又不能执行法律。

182. 两天前，伦敦泰晤士报提到了被某些西方国家——为了和以色列唱同一个调子——称为游击队的巴勒斯坦战士。伦敦泰晤士报在一篇关于劫持飞机和其他类似事件的社论里谈到：“他们肯定是觉得，既然他们被夺去了国土，就不能再指望他们遵守国际公法和国际协定了。”他们指的是巴勒斯坦战士。社论继续说：“然而他们的恐怖主义的一个必然后果是增加人们对他们的敌手的同情”——似乎这些人得到的同情还不够——“而不是取得对他们自己的同情，而且人们将采取最果断的行动来制止他们。”

183. 从一九六六年起，我就警告安理会说，阿拉伯各国政府已经不能控制巴勒斯坦问题了。甚至我的一些同事也认为我当时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了。可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巴勒斯坦人民是坚决的。我刚去过世界的那个地区——不仅是沙特阿拉伯，还去过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看到甚至十几岁的或更小的孩子都为收复家园而焦急万状，真是令人心疼。他们将战斗下去直到收复耶路撒冷为止。他们将为这个事业而不顾任何危险，献出自己的生命。

184. 在安理会我们打算怎么办呢？通过一些没有效力的决议吗？甚至连制裁都不起作用了——这还是安理会的制裁。如果不信，你们只要去看看今天的华尔街日报上雷·维克的文章就行了，题目是“罗得西亚：经济兴旺，制裁奈何”——指安理会的制裁。

185. 我将再次发言。但是在这次讲话结束以前，我请求各大国的代表设法使各自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听到我们的声音，使他们懂得，这个问题远比

许多人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这不是玩玩文字游戏或在联合国最高机构通过一连串决议就能解决的。

186. 在座的兄弟们，我要告诫你们，神经不正常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由于有一亿阿拉伯人和他们对抗，很可能把在这个地区有利害关系的大国拉进来，引起一场冲突，使我们同归于尽。传说中的萨姆森就是抱着这种心理，把圣殿拉倒，让自己和敌人一起埋在下面。

187. 在遍地是杀人的凶器和人们智慧的眼睛被私利蒙住的情况下，如果安理会不注意我现在所提出的那些警告的话，那么可能有一天世界上将没有一个人活着来说：“当初我们要是按照正义而不是按权宜之计办事就好了。”

188. 现在我们也该整顿整顿了！我们作为外交官，在这里按照各自政府的指示行事。但是我想，我们不仅是各自政府的传话人，我们自己就是人类的一部分，这样我们就有责任帮助我们政府中的负责人士认识到，时间已经越来越晚了，而且，根据过去的历史来看，错误估计形势很可能使我们堕入深渊。

189. 为什么我要一再地讲这些话呢？因为人们一再肯定地对我说，巴勒斯坦人的决心是不可改变的，没有任何阿拉伯政府敢于阻挡他们，因为如果阻挡，就会被他们摧毁。他们对阿拉伯政府就象对以色

列同样危险。这些话使我想起了历史上的一件事情，“刺客”这个词就是从这件事演变出来的。这个词在阿拉伯文里是 *hashashin*。它使我想起了“山中老人”——尽管今天条件不同，因为那时还没有民族主义。现在出现了一种由宗教推动民族主义的结合体；我在上面讲过，伊斯兰教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原则的体现。任何人要干涉六亿人的生活方式和神圣信仰，只能落个可悲的下场。我这番话是对以色列人说的，因为他们是人，我不愿看到他们作为人而遭受苦难。

190. 让我们希望，那些对大国的政策负有责任的人能够注意一个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人说的话，以免象我曾经说过的那样，联合国重蹈国际联盟的复辙。主席先生，谢谢你的好意。在我听完特科阿先生所要说的话之后，我将再度在你的允许下发言。

191. **主席：**我感谢沙特阿拉伯代表对我所讲的那些友好的话。

192. 现在发言名单上的人已经全部发言完毕。经过同安理会各理事国的代表进行磋商，大家同意下一次安理会会议于明天九月十二日下午三时召开，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其他意见或异议的话，我就认为大家接受了这个建议。

下午七时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